

观察当前国际危机的基本参考著作

世界冷观察系列

失控

21世纪的全球安全

【英】保罗·罗杰斯 / 著

Paul Rogers

肖欢容 / 译

新华出版社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sing Control

Losing Control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失控

——21 世纪的全球安全

(英) 保罗·罗杰斯 著
肖欢容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控: 21 世纪的全球安全 / (英) 罗杰斯著; 肖欢容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1
(世界冷观察系列)

ISBN 7 - 5011 - 6482 - 7

I . 失… II . ①罗…②肖… III . 国际问题—安全—研究
IV .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234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 - 2003 - 5125 号

Losing Control: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Copyright © Paul Rogers 2000, 2002

~~Losing Control~~: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luto Press Ltd,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失 控

——21 世纪的全球安全

(英) 保罗·罗杰斯 著

肖欢容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5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6482 - 7/D·1027 定价: 20.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第一版序言

过去二十年来，笔者在布拉德福德大学（Bradford University）和平研究系工作一直是那样令人愉快，这不仅是因为几百名研究者都来自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们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灾难，都相信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作者与过去和现在的学生无数次探讨和争论的产物。

同样，笔者有幸有如此多的与会机会，可以和英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发展与和平活动家分享各种观点。这些会议大多是由联合国协会、贵格教友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及核裁军运动等组织举办的。本书的一些观点，也是在发展研究协会和英国国际事务协会举办的会议上，在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几个防务学院里，在孟加拉国、伊朗、印度、摩洛哥和南非等地的会议上，以及西班牙卡斯特里翁的 Jaume I 大学发展成的。毫无疑问，本书的所有责任均由笔者自负。

本书的一些章节出自其他几本著作。论冷战经验教训的第二章，是从 Alan Dobson 主编的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Cols War 书中的一章发展来的，最初是为在斯旺西的威尔士大学政治系的师生进行的专题讨论会而写的。第三章是从 1996 年笔者和 Simon Whitby, Stephen Young 为英美安全信息协会所做的研究报告删改而来的。

关于准军事组织的经济目标的材料，主要来自和平研究系 1996 年出版的关于爱尔兰共和军新芬党战略的详细研究。该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这些学者的探讨：James O' Connell, Michael Mullan, Michael Page, Redmond Mullins, Malcolm Dando 和 Simon Whitby。Jenny Pearce 为我提供了拉美发展问题的材料。而且，我还要感谢 Malcom Dando, Geoff 和 Kath Tansey, Malcom Dando 和我一起撰写了《暴力和平》(1992)，该书是我们对冷战结束后安全趋势的最初探讨；Geoff 和 Kath Tansey 与我一起合著了《世界的分化》(1994) 一书。Malcolm Dando 和他的同事 Graham Pearson, Simon Whity 和 Jez Littlewood, 对我在生物武器及其控制问题上的帮助很大，我在伊拉克生物武器及其广泛意义方面的知识主要来自他们的著作。

我要特别感谢 Simon Whitby，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几年中，他一直是任和平研究系主任时的研究助手，帮助我搜寻各种资料和观点，澄清最模糊的研究主题。我也要感谢 Roger van Zwanenberg 和 Pluto 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冒着风险出版本书，因为不管怎样，本

书的研究没有遵循主流的国际安全研究观念。最后，我要感谢我在和平研究系的所有同仁，他们是我遇到的最坚定的、最富有激励精神和学识的学术小组。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探讨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反对他们权力和影响中心的准军事行动面前，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存在固有的脆弱性。为证明这个观点，本书引用了许多例子，其中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新芬党将准军事行动对准英国的经济领域，以及在中东和美国本土针对美国的行动。本书特别探讨了 1993 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分析了这一袭击成功的可能后果。

在如何回应这种脆弱性的问题上，本书第一版认为，西方国家能够控制一个碎片化和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信念，将最终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必然将会更加强调对未来潜在冲突根源的回应。这些潜在的冲突包括快速增长的社会经济分化，这种分化出现在大约 10 亿人左右的富裕精英，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 50 亿人日益增加的边缘化之间。冲突还包括环境限制的影响，特别是与潜在的资源冲突与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关。

在本次修订版中，笔者沿袭了第一版的观点和分析，但增加了对 2001 年灾难性事件及其结果的分析。

第一版以一个有希望的暗示结尾，即为了解决那些很可能导致世界更不安全和更加动荡的基本问题，重新对西方安全范式进行思考是可能的。笔者在写此书时，发现“9·11”灾难似乎带来了相反的效果。

当我们转向 2002 年，纽约、华盛顿袭击事件发生约六个月后，美国的行动表明了其对重新赢得控制并维持控制的坚定决心。这有可能涉及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而这些军事行动就不仅仅只是解除被认为对“9·11”事件负责的基地组织的武装了。在阿富汗战争的同时，美军在中亚建立一系列的基地，帮助菲律宾政府反变乱，实质性地增加对哥伦比亚政府反对左翼暴动的援助。

有证据表明美国可能会在索马里和苏丹进行反恐怖主义行动，甚至对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采取实质性军事行动。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国防预算将快速上升，布什总统谈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组成的“邪恶轴心”。同时，国际发展和全球环境管理问题迅速从这种情况下退出了议程。

现存安全范式的这种典型方法，日益引起欧洲政治家们的关注，它与大部分南部世界的观点差不多完全相对立。即使如此，现在看来，“9·11”事件对美国的影响在于，它很大程度上重新强化了旧的安全观念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虑任何替代的方法都为时尚早。

在今后十年或更长的时期里，这将是任何分析国际安全发展趋势的核心问题，本书的第二版部分章节试图

分析这些问题。像两年前的第一版一样，本书扩展了一些最新的事态，特别是美国对“9·11”事件早期应对及其重要影响。

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研究系同仁和学生的探讨与争论，特别是最近几月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而且，在过去六个月，我在开放民主网站撰写“关于恐怖的战争”的每周分析。我也有幸参加德国、美国和哥斯达黎加的一些会议，当然，笔者自负本书所有观点的责任。

在最近几个月最频繁提出的问题是：“9·11”事件后的世界真正改变了吗？本书第一版提出的答案是，这次大灾难基本上强化了这种趋势，体现世界真正变化的趋势。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这种变化仍然没有被认识到，我们仍然坚持旧的范式。我们越早认识到，对我们越好。

Paul Rogers

2002年3月

西方新安全范式的探索

（代译序）

在冷战时代，整个西方世界基本的安全关注只有一个，那就是与苏联集团的对峙。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非常简单的“他们对我们”的敌对模式。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威胁西方世界福利的来源很多。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新威胁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对全球安全的控制，成了所有的西方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由此导致反恐怖主义战争，演变成反特定国家的战争，尽管这些国家在这场灾难中可能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这种实力对暴力的西方安全范式，是否足以维护西方对全球安全的控制呢？

在本书中，保罗·罗杰斯对西方的安全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思考，在对全球不安全问题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西方威胁的核心问题与冲突形式，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并重新利于西方控制的新安全范式，并对这种新范式的前景作了评估。

问题的提出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西方普遍预期的稳定的安全秩序。冷战结束凸现出来的许多国际安全事态孕育于冷战时代，而西方及其联盟的精英伙伴为了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暴力和平”。罗杰斯指出，西方对全球安全秩序失控的威胁，主要有两大类，即来自国家层次与非国家层次。与国家层次的威胁相比，非国家层次的事态具有更深的国际背景，更难以处理，其导致的与冷战时代不同的新的冲突形式，更可能是西方失去对全球安全秩序控制的重要因素。

1. 主要威胁来源

西方观念认为，国家层次对西方的威胁，主要来自那些激进的反西方的政府或独裁者控制的国家，它们通常被美国称作“无赖国家”。“无赖国家”这一恶毒的术语，越来越被用于那些被认为威胁到西方地区利益的小国。在这些小国之外，还有一些较强大的有着自己深得民心的精英领导的国家，他们并不甘于接受一个由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控制的全球政治。中国、印度、伊朗就是这样的国家。这些较强的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来挑战西方霸权，他们的许多立场和观点为南方的大多数国家所赞同。在此之外，俄罗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复

兴，也可能成为西方的威胁。

与此相对应，许多不安全的新因素可能在次国家层次出现，其目标将指向当地的精英和与他们合作的西方利益集团。所有这些，都处于西方政府与许多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分歧这一大的背景之下。虽然有的情势并不一定都恶化成冲突，但它可能进一步鼓励一种“文明的西方对抗其他世界”的观念。而且，“其他世界”也可能包括那些较为强大的国家，他们有能力在许多方面帮助次国家集团和脆弱国家，不仅仅是输出军事技术和相关的专家。在冷战中，西方把社会主义集团看作是最危险的意识形态巨人，认为他们对自由世界虎视眈眈，威胁不断。现在，西方世界要把对新的无序世界的态度转变成“他们和我们”的观念很容易，叛乱和竞争性的南方国家威胁着西方的和平、安全 and 经济福利，西方与南方的关系是新野蛮人与孤芳自赏的文明价值的管理人之间的对立关系。

2. 新的冲突领域

与传统的国家层次的冲突相对应，罗杰斯指出，新的冲突形式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

冲突的第一个领域涉及到环境因素，特别是对物质资源的控制。这类冲突主要出现在国家之间。新世纪，对能源和战略资源控制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虽然诸如土地和水资源之类的问题，可能仅局限于南方国家当

地，但即便是这些，也会由于夹杂着移民和暴动压力导致的社会经济边缘化的日益恶化，从而对西方的利益产生冲击。

冲突的第二个领域，是因为对经济、社会，特别是环境的绝望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的可能性。这类冲突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内部。这种人口运动的后果，主要集中于相对较富裕的地区，而且已经导致收容地区政治结构的变化，包括民族主义的盛行和文化冲突。这种趋势在西欧特别明显，尤其是在法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里，那里对来自北非和东欧周边地区的移民的仇视，已经大为增长。它也折射出许多国家的防范心态，几个南欧国家就针对整个地中海“来自南方的威胁”，重新部署了军事力量。从中美洲到北美洲，非洲和西亚到欧洲以及东南亚到澳洲的压力会特别大。西方最可能的反应就是为了安全而“关闭城门”，这反过来导致许多不幸的和边缘化的移民激进起来，实施“军事移民”。

冲突的第三个领域，是经济的分化和日益受限制的全球体系中，南方国家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出现暴力运动。这类冲突发生在国内和国家之间产生竞争性的暴力反应。在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下，这些社会运动都将在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种族、民族主义或文化认同或是以上这几个方面的结合中扎下根来。运动的焦点可能在个人或集团，但共同的特点是对现有权力中心的反

抗。运动的主体力量可能是指向本国精英或是外国利益集团的次国家组织，也可能是南部国家的执政力量。这样的国家由于把矛头指向北方，无一例外地被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罗杰斯指出，现在能确定的是，照目前的趋势，反精英的行为将是未来 30 年的核心特征。今后的年代，不是文明的年代，而是一个叛乱年代。

3. 新冲突的核心问题

该范式的核心有三个要素或者说是“动因”：贫富分化的加剧，环境对发展的制约，以及精英社会在准军事行动目前的脆弱性。这种范式并不是新东西，它不为人知地发展了几十年，一路上留下了无数的印记。

西方主流安全范式

虽然冷战结束后，对西方威胁的来源、与西方冲突的形式，特别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美国为主的西方主流安全范式观念仍然是来源于冷战时代的经验，由此导致在军事上重新部署。罗杰斯认为，这种改变的军事结构，虽然可以及时地控制事态，但也只不过是一中军事形式的“盖子主义”，解决的只是问题的单个事态，而非问题的根本方面。

1. 冷战经验与军事重要性观念的逻辑发展

西方主流观念认为，冷战是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完全的、无可争议的胜利而告终的。这种分析的核心是，核对抗是冷战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更大成功，能够最终导致僵硬的、极权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垮台，核威慑在此过程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稳定环境。在此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即苏联及其华约盟国为了保持和北约的军事均势，被迫畸形地增加国防预算。

关于冷战的上述观点，清楚地把西方盟国胜利的原因看作是必要的庞大的军事力量的维持，由此导致在对后冷战安全范式的思考中，认为军事安全仍然是西方福利的最终保证。因此，面对 21 世纪初期的世界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这就要求西方拥有不同类型的军事力量。从根本上说，冷战时期充足的和适当的军事力量是西方盟国安全的原因，在将来，适当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

2.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

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的态势，在布什政府的早期就得以清晰体现，而且常常与欧洲盟国的立场相对。布什总统明确地表示，美国将要进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哪怕这意味着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此计划在年内

得以采纳。单边主义的立场还体现在对联合国反恐公约的反对，对控制太空军事化谈判的反对，对联合国限制轻武器的讨论持强烈批评立场。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决定，让欧洲盟国大吃一惊，尽管它们在没有美国之后仍然继续努力。共和党思考国际事务的核心观点是，国际环境在单一霸权的状况下，更有可能保持和平；而且，我们恰恰不是霸权，我们是独特的仁慈的统治者。这与美国的欧洲盟国中流传广泛的多极化观念形成鲜明对照，也与美国的其他观念形成对照。这些相对的观点认为，合作性的国际行为和法典化的条约是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石。

这并非说布什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在所有的事务中都变得单边主义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的协定，美国就会接受。因而北约可以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受欢迎，还有一些世界贸易的谈判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这些政策都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且都必须符合一种范式，那就是美国安全利益第一，而保持和平繁荣的惟一途径就是美国行动的自由，不管这对整个世界或其欧洲盟国产生什么后果。任何批评都是无根据的、短视的，因为对美国好的，对世界必然也是好的。

3. 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观念

罗杰斯认为，建立在军事重要性基础上的布什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来源于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观念。从根

本上说，这种观念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在一种政治背景中只有一种经济体系可以立足。这种经济体系就是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政治背景就是自由民主。这是苏联集团和其他一些中央计划体系崩溃之后展示的惟一之路。简单地讲，明确的信念就是不存在其他道路。

共和党右翼最重要的一面旗帜是，发起于1997年的新美国世纪工程。它的主要论断是：“美国有没有找到办法，以营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原则和利益实现的新世纪？”它认为这很根本，美国负有在世界事务中充当教化力量的历史使命，美国有必要“承担起自己独一无二的责任，以保持和发展一个对自己安全、繁荣和原则有利的国际秩序”。

但上述观点隐含的思想远不止于此，它实质上拒绝在商业和政治领域接受其他任何可能的替代方案。这也不难想象，因为接受替代的方案那就表明美国的主导模式并不完全有效。因此，这种世界观念假设，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接受，任何其他方法，即使不是恶毒的，也至少是有很深的错误导向。

寻求控制：新范式的解决方法

罗杰斯认为，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美国单边主义范式，解决不了目前的全球不安全问题，相反，如果处理